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Antonio Tabucchi

REQUIEM | NOTTURNO INDIANO

安魂曲

[意大利] 安东尼奥·塔布齐 著 汤荻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Antonio Tabucchi

REQUIEM | NOTTURNO INDIANO

安魂曲

[意大利] 安东尼奥·塔布齐 著 汤荻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7-5924

NOTTURNO INDIANO

Copyright © 1984, Antonio Tabucchi

REQUIEM

Copyright © 1994, Antonio Tabucchi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2017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.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魂曲/(意)安东尼奥·塔布齐著;汤荻译.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(短经典)
ISBN 978-7-02-013166-2

I. ①安… II. ①安… ②汤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意大利-现代 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90997 号

总策划 黄育海
责任编辑 甘慧 欧雪勤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数 114 千字
开本 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印张 5.75
插页 2
版次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印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978-7-02-013166-2
定价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目 录

001		安魂曲：一场幻梦
095		印度小夜曲

安魂曲：一场幻梦

注

七月的某个周日在寂寥闷热的里斯本发生的这则故事，是我称之为“我”的人物用本书演奏的一首安魂曲。倘若有人问我，为何这则故事的写作采用了葡萄牙语，我的回答是，如此这般的一则故事的写作只能采用葡萄牙语；这就够了。但另有一事需要澄清。严格意义上说，一首安魂曲的写作应该采用拉丁语，至少传统上是这么规定的。目前的情况是，我，很不巧，我的拉丁语相当蹩脚。无论如何，我认识到我无法用自己的母语来谱写一首安魂曲，我需要一门不同的语言：一门情感和思想视其为寄托场所的语言。

这首安魂曲不只是一部“奏鸣曲”，它还是一个梦，梦中，我的人物发现自己在同一界上与生者和亡灵相遇：人物、事情、地点可能需要做一次祷告，一次我的人物只会以自己的方式做的祷告：借助一部小说。但首先，本书是我的一份敬意，献给我接纳且受到它接纳的国家、我热爱且受到他们热爱的人民。

倘若有人注意到这首安魂曲的演奏缺乏安魂曲应有的庄严，我不得不表示同意。说实话，与其用大教堂专用的管风琴来演奏我的音乐，我更青睐用一支能放在口袋中的口琴，或一台能携带

上街的手风琴。和德鲁蒙德·德·安德拉德^①一样，我更喜欢价廉物美的音乐；如他所言：我无意与亨德尔交友，我不听大天使的晨曲。足矣，街头捎予我的，无所谓讯息，音符散尽，恰似沉落的浮生。

安东尼奥·塔布齐

① 卡洛斯·德鲁蒙德·德·安德拉德 (Carlos Drummond de Andrade, 1902—1987), 巴西诗人、小说家。这里的诗句引自他的《价廉物美的音乐》(*A música barata*)。

在书中相遇的人物

年轻的瘾君子

卖彩票的瘸子

出租车司机

巴西女郎咖啡馆侍应生

吉卜赛老妇

守墓人

卡斯米洛先生

卡斯米洛先生的妻子

伊萨朵拉客栈的门房

伊萨朵拉

维丽阿塔

年轻的父亲

古代艺术博物馆调酒师

临摹师

列车检票员

灯塔看守人妻子

阿连特茹之家经理

伊莎贝尔

故事兜售者

玛丽亚孜尼亚

共餐者

手风琴艺人

第一章

我想：那个张三不会来了。随后又想：我可不能叫他“张三”，他是一位大诗人，也许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诗人，已辞世很多年了，我该对他表示敬重，更确切地说，对他敬重有加。但同时我又开始心烦意乱。骄阳似火，七月底的骄阳。我又想：我在休假，我在阿查托过得优哉游哉，在朋友们的乡居中，谁让我自讨苦吃，接受了在这海堤上的约会？这一切太荒诞了。我瞅了一眼我脚下的影子，它也显得荒诞离奇、颠三倒四，毫无意义，这是一道短小的影子，被正午的烈日压扁了。这时我才想起来：他定的是十二点，也许他想说晚上十二点，鉴于鬼魂要到子夜才露面。我站起身来，在海堤上走了一圈。路上，车流似乎匿迹了，只有两三轮车偶尔驶过，其中几辆车的后备厢上架着大伞，都是那些去卡帕里卡海滩的人。这天气也太热了，我想：我在这干吗，在这七月最后的一个周日？我加快步伐，力求尽快赶到桑丘，天知道花园中会不会凉快一点。

花园中冷冷清清的，只有卖报的人站在他的报摊前。我走上前去，那人微微一笑。本菲卡赢了，他喜形于色地说，您读报了吗？我表示没有，我还没读。那人说：一场在西班牙的晚场赛，一场慈善比赛。我买了一份《射球报》，选了一条长凳就座。当

我正在阅读赛事如何进展，使得本菲卡得以射入战胜皇家马德里的关键一球时，我听到一声早安，便抬起了头。早安，站在我面前的蓬头垢面的年轻人重复道，我需要您的帮助。怎样的帮助？我问。帮我搞点吃的，年轻人说，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。这是一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，穿着牛仔裤和衬衫，他向我羞怯地伸出一只手，似在祈求施舍。他一头金发，两个大大的眼圈。两天没碰那玩意，我本能地说道。年轻人答道：都一样，吃饭还是吸毒，无非一死，至少对我来说。原则上我赞成所有毒品，我说，不管它轻重如何，但这仅仅是原则上，实际上我反对。对不起，我是一个满怀成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我无法接受您在这个公共花园内使用毒品，展示您身体令人心酸的一面。真对不起，这与我的原则相违，我也许还能接受您在自己家里吸毒，就像以前那样，在博识聪明的友人的陪伴下，听着莫扎特或埃里克·萨蒂^①的音乐。提到他，我补充道，您喜欢埃里克·萨蒂吗？年轻的瘾君子惊讶地看着我。他是您的朋友？他问。不，我说，他是一位法国音乐家，曾加入前卫运动，是一位超现实主义时代的伟大音乐家，如果能把超现实主义归入一个时代的话。他主要创作钢琴曲，我想他是一个神经兮兮的人，和您我一样，可能是吧，我很愿意结识他，但我们所处的年代不同。只需两百葡盾，年轻的瘾君子说，给我两百就够了，其余的钱我已经有了，半小时后大虾会来，他是毒贩，我需要一小袋，我的断瘾症发了。年轻的瘾君子从口袋中掏出一块手帕，用力擤鼻涕。他眼中一汪泪

① 埃里克·萨蒂（Eric Satie，1866—1925），法国作曲家。

水。您太坏，知道吗，年轻的瘾君子说，我可以发飙，我可以恫吓您，我可以真的端出瘾君子的架子，但我没有，我还是和蔼可亲，我们甚至还讨论了音乐，而您竟不愿给我两百葡盾，真不敢相信。他再次擦干鼻子，继续说道：特别是面值一百的纸币好可爱，印有佩索阿的头像。现在让我问您一个问题，先生喜欢佩索阿吗？我喜欢，当然，我答道，我甚至可以给您讲一个精彩的故事，但没必要多费口舌了，我相信自己有点疯疯癫癫的，我刚从阿尔坎塔拉海堤边过来，但堤上没人，但我相信我半夜时分还会回那儿去，我不知您听懂了没有。我什么都没懂，年轻的瘾君子说道，但这无所谓了，谢谢您。他把我递给他的两百葡盾塞入口袋，再次擦干鼻子。好吧，他说，请您原谅，我得逮到大虾，请见谅。我很高兴与您聊了会儿天，祝您一天愉快，请允许我向您告别。

我倚在长凳的靠背上，阖上了眼睛。炙热难熬，我没有兴趣继续阅读《射球报》，也许我还有点饿，但起身去找一家餐馆的想法让我更觉费劲，我情愿待在那里，在树荫下，几乎喘不上气来。

明天抽彩，一个声音说道，您不想买一张吗？我睁开双眼。那是一个七十上下的小个子男人，衣着寒碜，但面容和举止中透露出一种落魄的高贵气质。他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，我想道：这人我认识。然后我对他说：等一下，我们似乎在哪儿见过面，您是卖彩票的瘸子，我当然见过您。哪儿？那人问道，一边在我的长凳上坐下，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。我不知道，我说，我一时

想不起来了，我有一个荒诞的印象，一个在某本书中遇到过您的念头，但或许是因为太热或太饿了，有时候炎热和饥饿会开这种玩笑。我感觉先生有点偏执，老人说道，如果我对您这么说，您会原谅我吧，但我觉得您有点偏执。不，我说，问题是另一个，问题是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在这里，就宛如一场幻梦，我都不明白如何解释我正在说的话。这样吧，我在阿查托，您知道阿查托吧？我在一些朋友的乡居中，在那边的一棵大树下，一棵桑树，我觉得，我躺在一张帆布躺椅上，阅读一本我很喜欢的书，突然，我出现在这里。啊，现在我想起来了，是《不安之书》^①，您是枉费心机地缠着贝尔纳多·索阿雷斯不放的卖彩票的瘸子，那就是我与您相遇的地方，在阿查托乡居一棵桑树下我正在阅读的那本书中。我确实不安，卖彩票的瘸子说道，我也有从一本配有大量插图的书中的蹦出来的印象，摆设精美且丰盛的餐桌、奢华的客厅，但如今财富已成一枕黄粱，而贝尔纳多是我的兄长，贝尔纳多·安东尼奥·佩雷拉·德·梅罗，是他把家产给挥霍一空的，伦敦、巴黎、妓女，为此北方的厂房给贱卖了，银行中的存款给花光了，而我则沦落此地，兜售彩票。卖彩票的瘸子喘一口气，说道：尽管如此，请您多多包涵，并不是我有意唐突，但鉴于我一直敬称您为“先生”，我不明白您对我为什么一个劲地只用“您”。请容我自我介绍，弗朗西斯科·玛丽亚·佩

① 葡萄牙诗人和作家费尔南多·佩索阿（Fernando Pessoa，1888—1935）的晚期随笔集。贝尔纳多·索阿雷斯（Bernardo Soares）是佩索阿为该书选择的半异名作者。安东尼奥·塔布齐本人是一位公认的佩索阿专家，曾翻译过他的著作。

雷拉·德·梅罗，认识您很荣幸。先生会原谅我的，我答道，我是意大利人，有时候，你们待人接物的种种方式让我困惑，葡萄牙人待人接物的方式是如此复杂，请您包涵。如果先生愿意，我们可以讲英语，卖彩票的瘸子说，英语就没有这个问题，总是“你”，我英语讲得不错。法语也行，用它也不会有错，总是“你们”，我法语也讲得很好。不，我回答道，请您原谅，我更愿意讲葡萄牙语，这是一次葡萄牙的历险，我不想放弃我的历险。

卖彩票的瘸子伸直双腿，靠在椅背上。现在请您原谅，他说，我想读一会儿书，每天我都会抽出一些时间来读书。他从口袋中掏出一本书，开始阅读。那是一本《智慧》杂志，他说：我在阅读一位法国哲学家的一篇有关灵魂的论文，您想，回头再来阅读探讨灵魂的文章，这多么奇怪，多年来，至少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，谁都不再讨论灵魂，现在它似乎再次变得时髦，人们正在重新认识它。我不是天主教徒，但我在生命和集体的意义上相信灵魂，也许是在斯宾诺萨^①的观念层面上。先生相信灵魂吗？这是我相信的屈指可数的几件事之一，我说，至少目前如此，这里，在这个我们正在对话的花园中，是我的灵魂给我带来了这一切，我要说的是，我不确定是不是灵魂，也许是无意识，因为是我的无意识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。等一下，卖彩票的瘸子说道，无意识，您想用它来说明什么？无意识是世纪初维也纳资产阶级的产物，这里我们是在葡萄牙，而先生是意大利人，我们是南欧的产物，希腊罗马文明，我们和中欧毫无干系，请您原

① 斯宾诺莎（Baruch de Spinoza，1632—1677），荷兰哲学家。

谅，我们有灵魂。对，我说，我有我的灵魂，千真万确，但我也
有无意识，我想说，我已经有了无意识，一个人会染上无意识，
就像一种病，我染上了无意识的病菌，谁都可能撞上这种事。

卖彩票的瘸子神情沮丧地看着我。听着，他随后说道，您想
做个交换吗？我借给您《智慧》，您借给我《射球报》。您不是对
灵魂感兴趣吗？我表示不同意。刚才是的，他气馁地说道，这是
我订阅的最后一期杂志，但现在我得重新进入我的角色，我得变
成一个卖彩票的瘸子，我对本菲卡的射门更感兴趣。这样的话，
我说，我想买一张彩票，有没有一张尾数是九的彩票？知道吗，
九是我的月份，我是在九月出生的，我想买一张带有我月份数字
的彩票。好的，我有，先生，卖彩票的瘸子说道，您是哪天出生
的？我也是九月出生的。我是秋分那天出生的，我回答道，在月
亮喜怒无常、大海波涛汹涌的时辰。这是一个吉辰，卖彩票的瘸
子说道，先生将交上好运。这正是我所需要的，我答道，一边付
了彩票的钱，但不是为了抽奖，而恰恰是为了今天这一天。今天
于我是个特别奇怪的日子，我在做梦，但我又觉得是真的，我该
见到一些只在我记忆中存在的人。今天是七月最后的一个星期
天，卖彩票的瘸子说道，城里冷冷清清，阴影下的温度也起码高
达四十度，我猜这是与只在记忆中存在的人相会的最佳日子，您
的灵魂，对不起，您的无意识，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将格外忙
碌。我祝您一天愉快，并祝您好运。